

毛詩注疏

無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六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其貌奕然謂之韓奕也

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焉

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王昭文之功

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

梁山奕奕然爲韓國之鎮故曰韓奕翊音翼騷素刀反動也祚徂路反

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正義曰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美其能

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命亦是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

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興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

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

公命是命爲賜也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

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爲錫命而作故序

言錫命以總之○箋梁山至晉乎○正義曰此經雖有韓有奕而文非共句故

解其名篇之意也○知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

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爲大國尙以爲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

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大者謂之爲鎮故知梁山爲韓國之重鎮

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奕奕然以其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

奕梁山是美其貌山川奕奕然以其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

在左馮翊郡夏陽縣之西北也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翊在東扶風郡在西外郡之長謂之漢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左右猶外郡之名太守也計此止須言馮翊耳不須言左但漢書稱馮翊扶風

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鄭亦連言左范曄後漢書始於馮翊扶風之人不言左右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中華書局聚

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傳解贊云右扶風賈君是也又辨韓國與滅之由
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
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
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
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爲之後也
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爲之後也
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
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
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
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王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
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
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
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上文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奕奕其道有倬然也禹治梁山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
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侯伯○甸毛徒
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陟角反明貌韓詩作倬音義皆同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虔共爾位或作大虔固共執也箋云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朕命不易幹不
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
音壁君也爲于疏奕奕至戎辟○毛以爲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
爲反慎音貞遭洪水之災維爲禹所治之謂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而貢賦

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
受天子之命爲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爲
侯伯以繼先祖無得弃我之教命而不用之其職也當早夜臥非有解怠
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爲楨
幹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大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略也○鄭以甸
爲丘甸之甸戎爲汝共爲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爲異
餘同○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
也治爲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功以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傍之
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
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
其命之使韓侯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
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
也○箋梁山至侯伯○正義曰以言其甸之施於平地之辭故言之野言梁山非
者表韓國所在亦猶信彼南山其意在於原隰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
獨梁山之傍梁山與甸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甸上言禹治梁山之下
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爲韓侯而發信南山維禹甸之下言禹治梁山之
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復禹之
功也禹與成王俱爲天子養民之情既同其功可以相復今韓侯復禹之類而
亦言復禹功則所復之事有異於成王故箋辨之禹能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
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
韓侯奉行以此爲復禹之功也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謂諸侯不修臣職不
貢賦也今有倬然著明之道復禹之功謂韓侯修天下失職奉貢賦於天子禹
觀卽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爲侯伯有倬然受命皆是韓侯之
事韓侯之文處其中使得上下俱兼也以信南山之箋甸爲丘甸之知此使成
平田定貢賦亦是丘甸之也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箋朕我至作共○執
○正義曰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爲拱故爲執也○箋朕我至作共○執

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爲恭字義強故易傳也○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之四牡奕奕孔脩且張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侯脩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

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

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

璆珍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美玉其休反璆琳字又作璆音林孔安國云王錫韓

侯淑旂綏章簞箒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鞞革金厄淑善也交龍

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鞞中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

也厄鳥蠟也箋云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

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鞞鞞謂漆鞞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

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鞞革謂鞞也鞞鞞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

亦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鞞徒點反鞞鞞音弗錯七各反雜也沈采故反鳥音昔

鏤音漏錫音羊鞞反郭音雖鞞徒點反鞞鞞音弗錯七各反雜也沈采故反鳥音昔

爾雅三同幘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幘同鞞鞞音條鞞鞞謂鞞也鞞鞞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

袁反本作蕃同樊步丹布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韓侯乃由朝而得

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王於是錫賚韓侯乃以其

善所畫交龍之旅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鞞爲車之

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綏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

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

錫又以皮革鞞於軾中虎皮淺毛幘履其鞞鞞皮爲轡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

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觀享之意也引書
 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觀享之意也引書
 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爲圭璧也惟
 所寶善圭故以圭爲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圭云惟
 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不
 言雍州而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不
 入且堯與周世并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
 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
 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蠋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
 命爲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善至烏蠋○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爲
 旂司常文綏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爲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徐
 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爲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徐
 於幢上所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
 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轉草也獸皮治去其毛
 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軾中蓋相傳
 爲然言鞞輒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軾中蓋相傳
 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帶鹿帶春官中車言犬鞞紆鞞皆以有毛之
 皮爲帶此云淺幘則以淺毛之皮爲幘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
 淺毛者月令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幘
 與天官冢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冢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冢爲覆蓋之名幘
 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其義亦同彼冢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冢爲覆蓋之名幘
 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軾即軾之面拖諸帶前授綏而云拖諸帶明在軾上故
 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蠋韓子云蠋似蠋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
 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王爲至楹之○正義曰旂雖同畫交龍而
 旂爲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卽少儀所
 旂爲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爲所引登車者卽少儀所

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綬注云良綬君綬是也此綬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
爲之故云綬章謂有采章也第者車之蔽簾者席之名言簾第正是用席爲蔽
而知漆簾以爲車蔽者以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
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旣以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
車禪所乘也禪將卽吉尙以漆席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
文連鉤與巾車金路鉤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卽樊纓是也巾車注云
鉤婁領之鉤樊讀如聲帶之聲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鉤以金爲之樊及纓皆
以五采屬飾之案釋言云麓屬也郭璞云麓音羆舍人曰麓謂毛也屬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屬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氈氈是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
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
上曰錫人旣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
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
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
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鏤錫者蓋
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轡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
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知轡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
二處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錢之清酒百壺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

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其殺
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錢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是

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藪菜穀也箋云魚鼈以蒲

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旣使顯父錢之又使
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肴戶交反本

亦作穀同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鼈卑減反藪音速筍字或籩豆有且侯氏燕
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同藪音弱膾古外反籩豆有且侯氏燕

胥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錢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錢之時皆來相與燕

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在道錢送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

酒錢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錢飲之時

其穀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魚之鱉與可膾鮮魚也其藪菜之物維有何乎

維有竹萌之筍及在馬與所駕之路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時所盛脯醢之

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但以酒送之王又以物贈之其時所盛脯醢之

來錢送之也○傳屠地至德者○正義曰以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

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

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

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之云尊其所

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歸亦復所尊而亦作祖祭之云尊其所

示行不留於是也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錢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錢之上者

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錢故云錢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

意也○傳藪菜至蒲藹○正義曰藪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藪故云藪

菜穀對肉穀故云菜穀謂為菹也若平常藪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

公藪鄭注以藪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鹽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

有蒲也言筍竹蒲藹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箋魚鱉至曰乘馬○正義

曰案字書魚毛燒肉也無烝也服虔通俗文曰慘○箋魚鱉至曰乘馬○正義

及六月云魚鱉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氣以火熟之謂烝然則魚與氣以火熟之

魚餼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

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水草云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蓐

水深蘊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云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蒲深蒲謂蒲蓐

水深蘊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云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蒲深蒲謂蒲蓐

水深蘊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云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蒲深蒲謂蒲蓐

其中心入地。藹大如七。柄正白。生嗽以苦酒。岐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
筍。蒲。瀝。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澆。之。下。始。言。其。贈。維。何。
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錢之。又使送之。以車馬。所以贈厚。
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
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
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
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者。
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錢之下。文與其殺其載。相類。嫌是顯
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
○箋。箋且多。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
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以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
時。皆來相與燕也。其蘆豆。且然榮其。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汾大也。蹇
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汾大也。蹇
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
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下注。同。汾符云。反。蹇居衛反。彘直例反。梨音。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
離。又力令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莒君號也。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
鸞。鏘。鏘。不顯其光。也。里邑也。箋云。于蹇之里。蹇父之里。百兩。反。本亦作鏘。顯
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二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
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然。鮮明且衆多之貌。○娣大
計。反。妻之。女弟為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豆。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大
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爲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
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疏。韓侯有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

天有百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
 則有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
 備隨而從之其行徐觀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
 明粲爛然乃次及之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
 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
 卿士○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
 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者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
 侯下言蹶父卿士者墳大也傳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
 曰箋口汾作汾水之則是不爲王訓使之爲大且知卿士也○蹶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
 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
 安西臨汾水故云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
 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
 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黎比
 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肅公著丘公之以二王足明義不復徧
 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文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
 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
 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
 爲厲王○傳祁祁至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以姪故從
 爲徐觀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之一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以姪故從
 姪者何兄之子弟也諸侯娶一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以姪故從
 衆妾之名有姪有媵又自諸侯娶一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以姪故從
 云獨言弟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弟爲最貴故舉弟以言衆妾明諸言可以兼
 姪也姪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顯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
 女揖時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顧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蹶父孔武靡國
 是之揖時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顧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蹶父孔武靡國

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姑蹶父姓也箋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

所居韓國最樂○為韓于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乙反疏傳姑蹶父姓○正

又音信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更反疏義曰以婦人稱姓

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箋相視至最樂○正義

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

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

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

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言耳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鰔甫甫

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鰔甫甫

麇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嘯嘯然衆也貓似虎淺

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訐訐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麇

慶同熊音雄羆彼皮反猶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竊毛曰麇

貓蹶音慶既令居韓姑燕譽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

仕版反慶既令居韓姑燕譽居之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令力呈反

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燕安也大矣彼韓

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溥溥音普燕於見反注以先祖受命因時

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以先祖受命因時

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為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

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

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

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

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

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

毛詩注疏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如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
字獵音險允如實墉實壑實畝實藉實墉實壑
本亦作狁如實墉實壑實畝實藉實墉實壑

可節時子撫尙侯安王追滅侯也節命之熊草也壑倚韓
 以是百也○不先也命之使爲時遼木潘火是
 相爲百也以正毀祖此得賢之度一東音各壑侯
 通之者言義壤亦此人高能以州人云反井之
 故宗本先曰故居也○獸是撫韓衆謂似深城先
 北長立祖受命二言此猶○箋之安伯民之虎也祖
 狄以侯伯命十四也城生○皮溥及溥之侯伯之
 亦總伯故四也故民○大赤豹至言誕故○田微
 稱蠻治本之也故之知燕師所完云大義曰溥所
 也故州內始封之邦晉應韓武之穆也○畝畝收
 周云內因主外夷言初爲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
 禮長此蠻服一曰蠻服謂第六夷之名南蠻北狄
 要服服之曰蠻服謂第六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夷
 服之曰蠻服謂第六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夷則

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所統魯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貉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貉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貉莫不率從是於魯傳之時貉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貉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強故知爲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實墟至其壑故○正義曰墟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即城上下之溝釋言云墟壑也舍人曰墟城也壑溝也李巡曰墟城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墟注亦云墟壑也○鑑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實之事驗之方說所爲不宜爲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韓城既完則實墟壑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部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墟壑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北夷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築之城也屬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屬王之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明亦無賢伯公自微他國當自爲之而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屬之時天子繼世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傳獫狁至獫似虎或曰似熊一獸云獫白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獫似虎或曰似熊一獸云執夷一名白狐遠東人謂之白獫赤豹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獫有黃獫有赤獫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獫上言獻其則豹獫亦獻之獫言皮則豹獫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召公召穆公也名疏江漢章八句至淮夷○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有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爲

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與

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與撥非獨淮夷而

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

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

也於世本穆公是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廣浮大貌淮夷東國

康公之十六世孫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廣浮大貌淮夷東國

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然宣王於是永上命

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

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滔吐刀反浦音普夷行下

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僞反下主為同竟

竟境本亦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

作境同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

其曰出戎車建旗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宣江漢至來鋪○正義曰

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鋪普吳反徐音孚疏宣江漢至來鋪○正義曰

於是至江漢之水浮然合流衆強之處親自命其將帥武之夫滔滔然須

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之夫滔滔然須

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己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

淮夷之境克斯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

我將帥之旗當討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夷主

為淮夷而來當討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夷主

○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

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之貌而傳以洸洸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

夫之多故云侯苞云衆至大也禹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

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屋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

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

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

毛詩注疏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名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正義曰禹貢嶧冢導濊水東流爲漢又
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漢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
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文兼
之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有言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也言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水潛潛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在
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
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淮夷所處南北皆有夷以曉人也凡言來正是來彼求至此之辭今命將多始往而言來求故
解之據至淮夷義同○箋車戎至言來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文
文彼鋪作痛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文
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旗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
而言故云兵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旗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
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洸洸武
之於陳故將戰乃建之也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洸洸武
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
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
馬曰遽鄭注玉藻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公也
云以車馬給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公也
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疏江漢至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然流威
志也○爭爭鬪之爭其疏江漢至戰勝之事言王初於江漢之水湯然流威
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
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又